

神与人的戲劇

魏肇基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世界戲園譯叢

神與人的戲劇

英國唐綏尼卿作

魏肇基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29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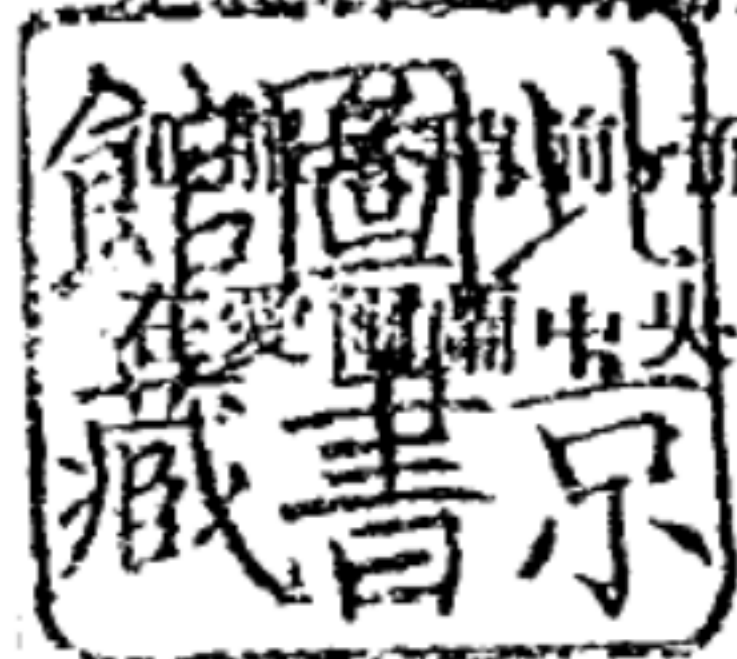
| | |
|-------------|--------|
| 唐綏尼卿 | 1——12 |
| 山 神 | 1——43 |
| 光輝的門 | 45——60 |
| 宿店底一夜 | 61——90 |

367609

唐 綏 尼 卿

Lord Dunsany 原名 Edward John Mareton Drax Puskett, 一八七八年生於唐綏尼卿家, 而為該家第十八代底裔孫, 到二十歲——一八九九——承襲這個家爵, 而遂沿用此名呢。

他雖生於為愛爾蘭有名的舊貴族家, 但不是純粹愛爾蘭系底血統; 他底祖先, 為在諾爾曼而從大陸移住過來底北歐人, 住於以歷史而言或土地底豐穰而言都



是很有名的所謂Meath地方，從十三世紀以來，已爲該地有名的一個領主，而以唐綏尼家聞名呢。中世紀典雅的唐綏尼城，現在還被圍於濃綠的蔦蘿中而留遺於以古來傳說和詩歌著名的Tara 山近旁。因爲這個環境底感化，遂造成他作品中所一貫底特徵底一面。他所特有底神祕思想，却與愛爾蘭固有底傳說相懸隔，而有北歐神話底趣旨，這就是因爲他祖先爲北歐人底表現；他空想的天分，極其奔放不羈，這又因爲是在長年月間和愛爾蘭人底血液相混合而來底面影呢。

他幼時住於母親底故鄉 Shoreham 地方，在慈篤的母親底注意下而被養育。那地風光明媚，西向住所，有嫩綠的山峯和鮮紅的夕陽可以眺望，這個培養他底詩情，實非淺鮮。那時他所讀底書，只有 Grimm, Anderson 底童話，如

新聞雜誌等關於俗世間底記事都被禁止而不許接觸；因此只管在超絕現實底童話世界中展伸他少年時代底幻夢，他作品底所以成爲純潔，就是這種感化底結果呢。

他後來進 Cheam School，耽讀聖經而兼爲希臘語底研究。他底文體在初期頗近於聖經，而其思想，往往使人想到希臘底作品，就是爲着這個道理呢。未幾學於因頓學院，後來又入聖特哈司脫軍官學校，而成爲軍人。南阿戰爭起來，卽隨同出征，以貴族底身而伍於兵卒，起臥於野外，而常有爲飢餓所苦底時候；其後所作 *King Argimone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一劇，就是那時底回想，所謂飢餓的王，連狗骨也要吃了。從南阿戰爭回來，始成名於文壇。到前次歐洲大戰開始時，復爲陸軍大尉而立於戰線；此時所見周圍慘劇底事實，非但足以破壞他美

麗的夢，而現實底色彩，在他作品上，也好像濃厚不少的樣子。可是現在再歸於鄉土，而終日策馬於唐綏尼城底附近，而逍遙自得呢。

他於一九〇五年始出所謂 *The Gods of Welleran* 底神話，一種獨創美麗的幽幻神祕的空想，頗使人吃驚不小。翌年作所謂 *Time and the Gods* 可看作是前書底續編。到 *The Sword of the Wellen* (一九〇八) 和 *A Dreamer's Tales* (一九一〇) 兩書出世而遂確立詩人底地位。他作劇由於夏芝底勸告，當時對他說曾有幾句名言：“使人驚嘆最要緊；驚嘆而更加一層驚嘆，那就是能事已盡了。”一九〇九年始出所謂光輝的門底一幕劇，同年八月廿九日上演於倭倍劇場，頗得相當的成功。至‘山神’一篇出，遂一躍而為戲曲家，而得不可動搖底名譽。於是他年年以新奇獨得的作品供給於世人呢。

他底散文作品中大都沒有地方色，也沒有時代相，超越一切時代和地方，而於空間及時間以外創造一個別世界；這個對於單執着現實底近代人，是一個驚異神秘和夢幻底世界。他是超越現代底社會生活，遠棲於藝術底深宮，從無涯底過去放眼於無窮底未來，而馳騁幻想底詩人。他著眼於永遠的人類生活底大局，所以像目下喧擾着底種種社會問題，對於他是沒有什麼興味，也沒有感到何種刺激的。他是發見久被近代人所忘却底驚異世界底人；他是‘世界底際涯’底探險家，揭開‘夢底國’底門戶而作出不可見聞的世界底驚異故事來。他使被囚於現實底近代人再跟他而返於夢底故里，這就是他底藝術底概要。不過單是這樣，不能說是他底全面都已盡於此了。他另一方面，頗有寫實底力量，在他初期作品中，以簡潔的筆致，雖一草一木底細微

處，也都能活潑地描出來；一九一八年所作底戰爭故事Tales of War，把戰場荒涼底景色，沉滯者底神氣，以小品文底形式而美麗地敘出來，所謂另有一副筆墨呢。

在戲劇必須在一定底時間和一定底場所而表現出來，所以要有特異的努力；尤其是在像把那些神祕的夢幻底象徵的東西表現於其中，實在容易陷於不自然，否則就變為無力呢。梅特林克初期底作品，常感到有特地因為象徵而運用徑路底不自然；又如夏芝底象徵劇，夢幻的美感雖強烈，但因為這個緣故，往往失去表現力而曖昧以終呢。唐綏尼雖取離開現實底題材，却不會給讀者以這樣不自然底感覺；因為他整理純一的美感底手段，實在偉大呢。他只是簡單地如作故事一般地寫劇，而含於其中的所謂問題，所謂暗示等等，全然不置於念頭，他曾對美國一個友

人說：“批評家時時從我底作品中發見連我自己都不覺到底種種暗示，因為我作劇全憑於直感呢。”他實在於無意識間，照直感地運用劇底徑路；沒有因為某種象徵而特地弄起徑路來底事情。他底戲曲概不曖昧；因為他處置其中底神和人，一直達於極端的單純化呢。他底神為絕對全能底神；而人大抵為沒有複雜的現代社會做背景底人。這個以他洗鍊雄健的筆致和為 Celt 人所特有底空想而明白地顯示出來；尤其是那種旋律的言語與他純真的詩相結合，遂能於得高調的舞台效果之外，再給與非常幽幻的美感，真是世界劇壇中底一大異彩呢。

本集所收底‘山神’，‘光輝的門’兩篇係從他底戲曲集 Five Plays 中譯出，曾在晨報副刊上登載過；又‘宿店底一夜’係從 Play of Gods and Men 譯出，曾在學藝雜誌上登過；因其趣旨相

同，故總名之曰‘神與人底戲劇’，以下再把三篇的大意一述罷。

‘山神’一劇，實為唐綏尼戲曲中底一大傑作，一九一一年七月在倫敦的海依邁蓋脫劇場初次上演，即收非常的成功；翌年八月八日被演於紐約底 Teck Theatre 因為演出法差誤而名譽不佳，至一九一六年由統率坡脫邁多劇場底斯梯由槐特韋干自扮主役埃葛邁而出演，忽然使紐約全市成為唐綏尼狂呢。

開幕三個坐於城外路旁的乞丐：其中阿葛娜與薩恩，到處是單純而帶樂觀性底物質的男子；還有一個奧爾夫是意識到神底存在，把一切都想作是神祕化，而為含有精神的份子很多的男子，這個性格一直到終局而不變。埃葛邁是帶超人風格底堂堂偉丈夫，他底一言一語，從初就帶着權威而有壓服他人的氣概。跟從他底斯拉

是徹底信賴主人底忠僕，他相信主人底智力要比相信神的還已甚。未幾扮裝神底事情，從埃葛邁口中宣言，却沒有人覺到這是瀆神的事情，只有知神底奧爾夫發出“可是不要觸怒神為好呢”底預言的恐怖感。但一向是為埃葛邁底理智所壓服的，而遂否定自己底直感；不過到終局奧爾夫總是恐怖着神呢。第二幕扮神底乞丐，到了市中底時候，在埃葛邁和市民間相交換底問答，完全把唐綏尼底天才發揮盡致呢。第三幕知道有人到邁爾邁去窺探虛實，一同覺到最後之日就快臨頭，而都失色；好像有一個運命向他們逼來了。此時埃葛邁所可採取底手段，只想于使者未回以前，另想法子以避免困難；可是未及設法而使者就回來了。這時刻刻逼近來底危機，送到舞台上而起非常的緊張味。但這個緊張由于神已不在山上底意外報告而寬弛；于是再展開新

問題而使疑神底行蹤。由于跑來的一個市民說“昨夜七個石像在沙漠中伸手摸索探着這市來”底喊叫而得一個暗示；這正是將落於他們頭上的凶兆底預言；但在不信神底埃葛邁是不會明白的。未幾聽到黑暗中有足音漸漸近來，好比石足一般的重，這就是刻刻逼近來底運命底步子。

這樣，此劇底終末，實悲慘而優美。數千百年間坐在山中的七個綠色石像，隨着主神而進來。主神一指燈籠而燈籠就變為綠色，再依次指乞丐，而乞丐一個一個都化為巖石；待神去後，成為像太古一般的死底沈默。市民進來，却信以為真實的神，而不知道實際有過什麼事情，這是何等的譏刺呵。總之這劇底大意，就是飢餓者為想得食而侵入神底領域，因此而遭滅亡，以暗示人類對於運命底不可救的永遠的爭鬥呢。

光輝的門為他最初所作底一幕劇，此劇底

動人處，在他奇拔的著想和辛辣的諷刺；他把他所最得意底‘世界的際涯’作為場面，而於這個地方現出兩個乞丐來，再放置空的麥酒瓶和天門，天門底那邊為虛無，於是使人看到立於漠然無垠的虛空底門口而驚駭於無窮永劫底人間的貧弱，和難以思慮的神底慘酷的嘲笑，不禁引起有見於希臘劇中那樣悲壯的感覺呢。

在此劇不可把竊賊想作是道德底罪人，而要想作是人間底象徵。捷姆和皮爾都是物質主義者；他們於物質去求自己滿足底東西，想以物質開天國底門，這真是一般人間底態度。人間想以物質去對神，想以有限底生命去對無限底生命，於是結果變為人間底敗北；也就是肉對於靈底敗北。

這劇用天門，麥酒瓶，竊賊，老硬果鉗，神底笑聲等來配合，完全是奇拔是諷刺的；而於最後

展開無限底空間，聽到意味惡劣的神底笑聲，這實在爲唐綏尼所能獨得底驚異的場面，夏芝所謂“使驚嘆是最要緊的事情”底原則，在此劇可謂忠實地被保守著呢。

‘宿店底一夜’作於一九一六年，所謂自恃聰明底人間，到了必然的運命面前，只有畏縮恐懼，而不知所措呢。中間皮爾稱讚托夫說：“所謂人生，在我們托夫哥手裏，無非好像是骨牌底一局呵。”到結末托夫說：“我不會預知這事呢。”這是何等可笑，何等諷刺底對照呵！

——譯者——

山 神

山 神

人 物

埃葛邁
斯 拉
奧爾夫
阿葛娜 } 乞丐
薩 恩
姆 倫
一竊賊

荷倫特 市民

依藍娜 市民

倭克瑪司 市民

騎駱駝底男子

市民等

其他

場所

東方

第一幕

〔城外。三個乞丐坐於地上。〕

阿 這種時勢討飯真不好呢。

薩 真不好呢。

奧（一個老乞丐，但不是白髮。）有些惡魔降於
這個城內底富戶。他們不以慈善爲歡樂，而變
爲惡劣根性底吝嗇的神氣，爲他們可憐呵！當

我想到這些事情底時候，我時時爲他們歎息呢。

阿 爲他們可憐呵！吝嗇的心，必定變爲酷烈的苦惱。

薩 真是一種酷烈的苦惱，而對於我們底行業最不好。

阿 （熟思地）他們這種樣子已經有一個月了。不知道有些什麼落在他們上頭？

薩 有些惡魔呵。

奧 近來有慧星出現接近於這個世界，地球已經焦而變爲酷暑，因此神都想睡，而所有人心中底神性，如慈善，醉酒，奢侈，唱歌，都漸次消滅，而神也不再想來補充了。

阿 近來真的酷暑呢。

薩 我每夜看見慧星。

奧 神都想睡了。

阿 如果神不醒得快而使此市再看重我們

底乞丐社會，即使只有我獨人，也要棄却這個行業，去買一月店，而安穩地坐在日蔭，做生意賺錢的。

薩 你將開一月店麼？

[埃葛邁和斯拉登場。埃葛邁雖然穿得很窮，而身長，威嚴，年長於奧爾夫。斯拉跟在他後面。]

埃 此刻講話的是乞丐麼？

阿 是的，主人，一個可憐的乞丐。

埃 做乞丐底行業有多少時候了？

阿 自從第一個城建築以來做起的，主人。

埃 那末在什麼時候，以乞丐而做生意呢？

在什麼時候他講價目做買賣而坐在店中呢？

阿 怎麼，他不曾這樣做過。

埃 先要棄去這個行業的是你麼？

阿 在這裏時勢不好呵，這種行業。

薩 時勢不好。

埃 這樣你棄去這個行業麼？

阿 在這個城裏，我們底行業是被輕視的。神都睡眠，人間中底善心已死了。（向第三個乞丐）不是神都睡眠麼？

奧 他們在遠方邁爾邁底山中。七個綠色的像都睡眠。責罵我們的是誰？

薩 你是那些大商人麼，主人？或者你會扶助餓着底貧人麼？

斯 我底主人是商人——否，否。她不是商人。我底主人不是商人。

阿 我知道他是些貴族假裝的。上帝已經罰來，差他來救我們的。

斯 否，否。你不知道我底主人。你不知道他。

薩 他是沙爾檀底自己現身來責罵我們麼？

埃 我是一個乞丐，一個老乞丐。

斯 (大大的誇伶) 沒有像我主人底人。不論那樣遠的旅人沒有遇到這樣有智慧底人，不怕是從哀梯阿丕來的。

奧 我們使你歡迎到我們鎮裏來，在這個鎮上現在災患降臨，對於乞丐生活是不好的時節。

埃 使沒有人他曾知道道路底祕密或每朝覺着新吹來底風的，或者他從人間底魂喚起可尊的慈悲心的再講，不論那一種商業或者店和商人底卑的賺錢等事情，

阿 我實在口快，時世不好呵。

埃 我要改善這個時世。

斯 沒有一件事情我底主人做不來的。

埃 (向斯拉)請靜默聽我。我不知道此城。我是從遠方來的，曾經走盡阿凱拉底城。

斯 我底主人，曾三遍被馬車拉倒而受傷在那邊，有一次他被殺，又七次被打而被盜，每次得大大的賠償金。他九次得病，好幾次瀕於死——

埃 別響，斯拉。——你們中間沒有做賊的麼？

奧 這裏我們稱謂賊的也有些，主人，但是在你看來幾乎不以爲賊呢。他們不是上等賊。

埃 我要用着你們中最好的賊。

[兩個市民盛裝登場，依藍娜和荷倫特。]

依 所以我們要送船到奧達司配司。

荷 一直叫奧達司配司經過銀門。

[埃葛邁移長杖底粗柄於他底左腋下，他靠於上面而杖支持他全身底重；他立刻歸正，右手重而無力。他吊脚走近市民而乞惠。]

依 對不起，我不能扶助。這裏乞丐太多，

我們必須拒絕布施爲市底利益起見。

埃 (坐下哭)我從遠方來的。

[依藍娜再回來而給以錢。依藍娜退。埃葛邁再直立，回到他人處。]

埃 我們要好的衣服；使賊立刻動身。務必要綠色的衣服。

乞 我去領賊來。(退)

奧 我們要穿得像貴族底樣子而欺騙市民。

阿 是，是；我們要說我們是從遠地來的大使。

奧 於是好食吃呢。

斯 (低聲向奧爾夫)但是你不知道我底主人。現在你提議我們去要像貴族底樣子，他將出一種較好的提議呢。他將提議我們必須去像一個王呢。

奧 乞丐像王！

斯 咳，你不知道我底主人。

奧 (向埃葛邁) 你吩咐我們去做什麼？

埃 你們照我所述底樣子先穿得好的衣服來。

奧 於是怎樣呢，主人？

埃 怎麼，我們裝神底樣子呵。

乞 裝神！

埃 裝神。你們知道我新近所流浪過底國麼？邁爾邁，那處底神，刻在山間底綠石上。他們坐着一總七個靠着山。他們坐着不動而過路的人禱告他們。

奧 是，是，我們知道這些神的。他們非常被信仰在這裏，但是他們睡着，沒有一點美麗的東西送我們。

埃 他們都是綠色的硬玉。他們打盤坐而

以右肘放在左手上，右手底食指向上指。我們復裝從邁爾邁方面而入此城，宣言就是那些神。我們必須七個照他們底樣子。當我們坐，我們必須照他們的打盤坐，以右手向上。

奧 如落於城中 壓制者底手中那很不好，因為這裏底裁判官缺乏親切猶如商人缺少慈善心一般，自從神忘記慈善和親切以來。

埃 我們祖先傳來底職業，也許坐在一條街隅雖五十年而做一件事情，而且也許那人起來而做別的事情底日子到來，那時膽怯者只有餓死而已。

奧 可是觸怒神也是不好的。

埃 所有人底一生對於神不是一個乞丐麼？莫非他們不看見人間常常懇求而焚香鳴鐘以及狡猾計謀而求捨施麼？

阿 是啊，所有底人在神前真當都是乞丐。

埃 有力的沙爾檀不是常常坐於尊貴的神殿中底瑪瑙祭壇好像我們坐在街隅或殿門旁麼？

奧 這是真的。

埃 那末當我們以新智慧和詭詐繼續這種神聖底職業，神一定也歡喜呵，好比僧侶唱新歌而歡喜底樣子。

奧 可是我還怕。

〔二人講話登場。〕

埃（向斯拉）你先我們到城裏去撒布預言，說那刻在山中綠岩上底神，將有一日裝作人間底樣子從邁爾邁到這裏來。

斯 知道了，主人。我自己去做這個預言麼？或者還是說從舊書本中發見出來呢？

埃 使得有些人有時在珍貴的書本中看見過。使得預言在市場上傳播。

斯 將要傳播呢，主人。

[斯拉躊躇。賊和薩恩登場。]

阿 這是我們底賊。

埃 (鼓勵地)呵，他是一個敏捷的賊。

賊 我只能奉你三件綠色底上衣，主人。現在市上似不大多；而且是一個非常猜疑底市，而且不以這種猜疑底卑鄙爲可恥。

斯 (向乞丐)這不是做賊這句話。

賊 我不能再做別的了，主人。我一生沒有實行過做賊呢。

埃 你已得着些東西了：這也許有些好處。你做賊有幾年了？

賊 我十歲底時候第一次偷東西。

斯 (驚) 當他十歲底時候！

埃 我們必須撕碎他底上衣分爲七塊。(向薩恩)再叫一個乞丐來。

斯 當我主人十歲底時候已經在夜間從兩個城逃出來。

阿 (感嘆) 從兩個城逃出來?

斯 在定底故城現在他們還不知道擺在魯男神殿裏底黃金杯是什麼做成的。

埃 是的,分爲七塊。

奧 我們各着一塊於我們底破衣上。

阿 是,是,我們很好看呢。

埃 我們變換服裝不可用這個方法呵。

阿 不蓋在我們底破衣上麼?

埃 否,否。不論誰仔細一看就要說,“不過是乞丐呵,他們是假扮的。”

奧 我們怎樣好呢?

埃 七人中如自著綠衣底一片於他底襠樓下。偶然這邊那邊露出一點來;於是人必說,“這七個人裝得乞丐底樣子。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

是什麼人。”

斯 真好聰明的主人。

阿 (贊嘆) 他是一個乞丐。

奧 他是一個老乞丐。

——幕——

第二幕

[康克羅司城底市會場。市民等，七個乞丐於濫慶下著綠色綢登場。]

荷 你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

埃 誰能回答我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荷 這些乞丐是怎樣的，為什麼到這裏來的呢？

埃 誰對你說我們是乞丐？

—— 14 ——

荷 這些人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

埃 誰對你說我們是人？

依 啊呀，月亮呵！

埃 那是我底妹。

依 怎麼？

埃 我底小妹妹。

斯 我底小妹妹底目。她在晚上到很遠的邁爾邁山底我們底地方來。當她幼時旅行到山上。當她幼而纖弱底時候，到我們面前來舞蹈，當年長而不像樣式底時候，她從山上逃去了。

埃 她又變爲年幼，而且永久青年而敏捷，她又回來舞蹈。年紀不能制遏她，也不能使她底兄弟頭髮變白。

荷 這是奇怪的話。

依 這不是世間通行底事情，

倭 預言者都不想到的。

荷 我們相信罷。這好比是小而不定底提燈光，由醉人帶來也未可知，但是沿著某處海岸底光。我們從此而被引導罷。

倭 他們或者也許是很慈悲底神。

埃 沒有比我們底慈悲還大的慈悲了。

依 那末我們就好：他們不會有禍害給我們。

埃 沒有比我底怒還大的怒了。

荷 如果他們是神，我們須上供物呢。

倭 我們謙遜地供奉你們，如果你們是神。

依 (也跪下)你們底力量比一切人種都大而位置比別的神高而主宰我們底城，還有天雷，旋風，日蝕，月蝕，人類種族底一切運命，都是你們底玩物——如果你們是神。

埃 使得瘟疫不立即放在這城市，好像真被預定的；不使地震，在天雷的怒號中立即吞

沒此城；不使激烈的敵軍在倒逃者——如果我們是神——

民衆 (恐怖) 如果我們是神！

荷 唔，我們供奉祭物罷。

依 拿羔羊來。

倭 快！快！（有幾個走出）

斯 (莊重的態度) 這位神是神靈的神。

薩 他不是尋常底神。

姆 他真是造成我們的。

市民 (向斯拉) 他不會責罰我們麼，主人？沒有神會責罰我們麼？我們當獻祭物，好的祭物。

其他 我們當獻一只祭司所祝禱過底羔羊。

第一市民 主人，你責怒於我們麼？

斯 誰能說怎樣的運命底雲，捲起於最長的神底心中呢？他不是像我們底尋常神。有一次

一個牧羊的在山中經過他底旁邊，牧羊者一邊走他一邊降罰於那個牧羊的。

市民 主人，我們沒有疑心。

斯 牧羊的那夜就在山中死了。

第二市民 弄一種好的祭物，主人。

[人拿死的山羊和果子再登場。他們供奉小羊於有火處祭壇上，而供奉果子於祭壇面前。]

薩 (伸手於祭壇底小羊方面) 那只腿一點沒有燒爇。

依 這真奇怪，神却這樣懸念於羊腿底燒爇。

荷 實在奇怪。

依 差不多我要說現在開口的是人呵。

荷 (撫髭而凝視第一乞丐) 奇怪，實在奇怪。

埃 神愛燒肉有何種奇怪？他們用電光就是爲此。當電光閃耀人間手足底時候，有一種快

香到邁爾邁山中底神前，一種燒肉底香。有時神靜穩底時候，歡喜燒煮小羊肉以代人間底肉。對於神却是一樣的；燒肉請停止罷。

荷 否，否，山底神！

其他 否，否。

荷 快些我們供獻肉罷。如果他們肯吃，就無事了。

[他們獻肉；乞丐吃，只有埃葛邁看着不吃。]

依 無智的人，什麼都不知的人，差不多要說他們吃如餓着的人間一般。

其他 啐！

倭 而且好像他們長久沒有像這樣的吃食底樣子。

荷 有一種飢餓底樣子。

埃 (他不吃)我在這個世界非常新而人底肉比現在還柔嫩底時候以來就不吃。這些年青底

神從獅子學習吃食底習慣，

荷 啊，年長底神靈，請共享，請共享。

埃 像我這樣的要吃食是不適合的。除出獸，人，和年青的神沒有吃食的。日，月，神速的電光和我——我們也許殺人，也許使人發狂，但不吃食。

倭 如果他吃我們底獸物，他不會降災禍於我們。

全體 啊，老年底神，請受享，請受享。

埃 夠了。這些神自降於獸和人間底習慣，已經夠了。

依（向倭克瑪司）可是他很像我先日所見過底乞丐。

荷 但是乞丐是要吃的。

依 現在我想沒有拒絕華爾特酒底乞丐的。

倭 這不是乞丐。

依 不管他且獻一杯華爾特酒看。

倭 你差了疑心他。

依 我只要證明他是神。我去拿華爾特酒來。

倭 他恐怕不吃。可是如果他飲了，那末不至於會責罰我們。我們且把酒奉上去。

〔依藍娜握杯再登場。〕

第一乞丐 華爾特酒！

第二乞丐 華爾特！

第三乞丐 華爾特金底盃！

第四乞丐 呵好日子！

姆 呵恭喜！

斯 呵我底賢主人！

〔依藍娜取上酒盃。所有乞丐連埃葛邁都伸手。依藍娜取盃給埃葛邁。埃葛邁儼然地取盃，而且，非常小心地洒酒於地〕

上。]

第一乞丐 他潑去了。

第二乞丐 他潑去了。(埃葛邁嗅酒氣，說。)

埃 適當的奠酒。我們底憤怒有些和緩了。

另一乞丐 但是華爾特呵！

埃 (跪向埃葛邁)主人，我是沒有兒童，我——

埃 別再來纏繞我們。現在是神以神的言語對神講話底時候，如果人間聽到我們底言語，他能猜測自己底未來，這樣對於人間是不好的。去罷！去罷！

留存者 (說) 主人——

埃 去罷！

[退去。埃葛邁取一片肉而始食；乞丐等都起立伸懶腰，都嘆，但是埃葛邁飢餓地吃。]

阿 呵！現在我們逢着好事了。

薩 現在我們可得施物了。

斯 主人！我底賢主人！

奧 有好日子了，有好日子了；可是我有些怕。

斯 什麼怕？沒有東西可怕。沒有人能夠像我主人那樣的聰明。

奧 我怕我們所裝扮著底神。

斯 神？

埃 (從臂取去一片肉) 過來，斯拉。

斯 (走近他) 是，主人。

埃 當我吃的時候門口去守牢。(斯拉向門口出去) 裝著神底樣子而坐。一有市民來即通知我。

[斯拉裝神底樣子而坐于門口背向來謁者。]

阿 (向埃葛邁) 但是，主人，我們沒有華爾特酒飲麼？

埃 我們一切都會有只要起初暫時聰明一點。

薩 主人，沒有人會疑心我們麼？

埃 我們必須非常好的做呵。

薩 但是倘使我做得不好呢，主人？

埃 這樣，那末死就在我們底眼前呵——

薩 呵主人！

埃 ——緩緩地。

[都不安地活動除出斯拉，他寂然坐于門口。]

阿 他們相信我們麼，主人？

斯 (頭略轉向) 有人來了。

[斯拉改向原位置。]

埃 (擲去肉) 我們就可明白了。

[一同裝神底姿勢。一男登場說。]

男 主人，我要見那個不吃底神。

埃 我就是他。

男 主人，我底孩兒今午被毒蛇咬死咽喉。

請可憐他，主人；他還有呼吸，但是緩慢。

埃 他真是你底孩兒麼？

男 他的確是我底孩兒，主人。

埃 你是不是當他健康底時候常常妨礙他
底遊玩呢？

男 我不曾妨礙他過，主人。

埃 死是誰底孩兒？

男 死是神底子呵。

埃 你是否願意決不妨礙你們底兒童在他
遊玩底時候請求這事於神呢？

男 （有些恐怖，了解埃葛邁意味）主人！

埃 別哭。因為所有人間所造底屋宇都是
這種神底子底遊戲場呢。

〔男無言而去，不哭。〕

阿 （握薩恩底手）這個真是一個人麼？

埃 一個人，一個人，而且到此刻一個餓者。

——幕——

第三幕

[同室。數日之後，山岩形底七個神座，位於舞台底後方。

乞丐臥在上面。賊不在。]

姆 乞丐不曾有過這一種時候。

阿 啊，菓子和柔軟的羔羊！

薩 和華爾特酒！

斯 看到我主人底巧妙，要比菓子和羔羊和華爾特酒還愉快呢。

姆 唉！當他們偵察他來看如果當他們走開而吃底時候呀！

阿 當他們來質問他關於神和人的時候呀！

薩 當他們來請問他何以神允許生瘡底時候呀！

斯 噯，我底賢主人！

姆 他的計策行得多好呀！

阿 飢餓也遠避了！

薩 這有些像去年夢中底神氣，也有些像一直從前一個短夜間底勞苦。

阿 (笑) 哈，哈，哈！看他們來祈禱我們。

埃 我們做乞丐底時候，不是像乞丐那樣的講話麼？不是像他們那樣的哭泣麼？我們底風采不是卑下麼？

阿 我們在我們底行業中也是自傲的。

埃 那末我們現在是神了，我們也須像神底樣子呵，且別嘲弄來禮拜我們底人。

奧 我想神是嘲弄他們底禮拜者的。

埃 神不會嘲弄我們過。我們是在於連夢中都有見過底絕頂上呢。

奧 我想當人登高底時候於是比不論那人

先要被神去嘲弄他呢。

賊 (入場) 主人! 我曾到過什麼都知什麼見者底地方。我曾到過賊底地方, 主人。他們知道我是同類中底一個, 但不知道是我們中底一個。

埃 噯, 噯!

賊 那是危險的, 主人, 那是極危險的。

埃 你以為他們要疑心我們是人。

賊 那事他們一早就疑心了, 主人。我以為他們就要知道呢。這樣我們破滅了。

埃 那末他們沒有知道。

賊 他們還沒有知道, 但是他們要知道, 我們就破滅呢。

埃 幾時知道呢?

賊 三日前已疑心我們。

埃 疑心我們的要比你所想的還多, 但是

有誰敢這樣說麼？

賊 沒有，主人。

埃 那末請別恐怖，我底賊。

賊 兩個人乘駱駝到邁爾邁山去看神是否仍在那裏呢。

埃 他們到邁爾邁去！

賊 是，三日前。

阿 我們不對了！

埃 三日前去的麼？

賊 是，乘駱駝的。

埃 他們一定今天回來了。

阿 我們不對了！

薩 我們不對了！

賊 他們必定看見綠岩底神像面山而坐呢。他們於是說，“神仍在邁爾邁。”於是我們要被燒了。

斯 我底主人再想一個法兒呵。

埃 (向賊) 溜出去到高的地方向著荒野去看我們再可設法底時候還有多少。

斯 我底主人將再尋一個法兒。

阿 他把我們落在陷穽裏了。

薩 他底智慧是我們底破滅。

斯 他還要尋一個好方法呢。

賊 (再登場) 已經太遲了!

埃 太遲了!

賊 乘駱駝底人到這裏來了。

阿 我們破滅了!

埃 別響! 我必須細想。

[他們都靜坐。市民等進來跪拜。埃葛邁坐著沈思。]

依 (向埃葛邁) 兩個深信的巡禮者曾到你們未離開山而永久所坐底聖誕握去過。(埃葛邁無言) 他們此刻回來了。

埃 他們棄我們於這裏而遠去尋神麼？有一次一尾魚旅行到遠國去尋海呢。

依 崇高的神聖，他們底信仰有這樣深，雖然是你們底聖人也去禮拜呢。

埃 我知道這些人信仰極深。這些人常常在我底面前祈禱，但是他們底祈禱是不被允納的。他們不愛神；他們所愛的只有他們自身底信仰。我知道這種信心深的人。他們要說七位神仍舊在邁爾邁。他們將造謠說我們仍在邁爾邁。這樣他們似乎格外信仰深的樣子，對於你們底眼中，假託只有他們自身見過神。愚人相信他們也同受地獄底責罰。

荷 （向依藍娜）別響！你觸怒神。

依 我確不定觸怒的是神或是人。

荷 他們也許是神呵。

依 從邁爾邁來底人在什麼地方？

市民 乘駱駝底人來了；他們方纔到的。

依 (向埃葛邁) 神聖的巡禮從你們底聖壇回來來禮拜呢。

埃 這種人是懷疑於神的。神多少恨這句話呵！懷疑常常污了善。讓他們被投在獄中，免污了你們底清心。(起) 別讓他們進來。

依 但是呵，從山裏來底神聖，我們也疑惑呢，神聖。

埃 你們自己選擇。你們自己選擇。而且還不算遲。改悔而投這些人於獄中，這些也許不算遲。神決不會哭的。可是神想到永劫之罰和枯萎數萬之骨底時候，於是差不多，如果他們不是神，他們也要哭了。快呀！改悔你們底疑惑。

[乘駱者入場。]

依 神聖，這是有力的疑惑呢。

市民 那人是無害的。他們不是神呀！

斯 (向埃葛邁) 你有方法的, 主人。你有方法的。

埃 還沒有呢, 斯拉。

依 (向荷倫特) 這些是到邁爾邁聖壇去底人。

荷 (高而清爽的聲音) 山上底神仍舊坐在邁爾邁還是已經沒有了?

[乞丐等急速從神座起立。]

乘駝者 神已不在那邊了。

依 已不在那邊了?

乘駝者 神座都已空虛了。

荷 這就是山底神!

倭 他們真是從邁爾邁來的。

荷 喂。我們都去預備供物罷。一種豐盛底供物以償我們疑惑底罪孽。(退)

斯 我底非常伶俐的主人!

埃 否，否，斯拉。我不知道有什麼事起來呢。當我通過邁爾邁只有兩週以前底時候，綠石底像仍坐在那里呢。

阿 我們現在遇救了。

薩 噯，我們已遇救了。

埃 我們遇救了，但是我不知道何以遇救的。

阿 乞丐不會有這一種時候過。

賊 我出去管守着。(他爬出)

奧 可是我還怕呢。

阿 怕？怎麼，我們已被救了。

奧 昨夜我做夢。

阿 什麼夢？

奧 沒有什麼。夢中我口渴而一人給我華爾特酒；可是有些怕。

薩 當我飲華爾特酒我就沒有恐怖了。

賊（再登場） 他們做一種愉快的盛饌供我們；他們殺小羔羊，女兒拿菓子來，華爾特酒也有許多。

姆 乞丐再沒有這一種時候了。

埃 現在還有疑惑我們底人麼？

賊 我不知道。

姆 盛饌幾時開始呢？

賊 星星出來底時候。

阿 啊！太陽已經落山了。可嘗盛饌了。

薩 我們且看女兒頭頂着籃進來呵。

阿 籃中盛著菓子呢。

薩 山谷間底各種菓子。

姆 啊，我們徬徨於世路多少長久呵！

斯 啊，世路多少艱難呵！

薩 而且多少塵沙呵！

斯 而且絕沒有酒喝呵！

姆 我們多少次數底請求又請求，而且爲得多少呵！

埃 我們現在畢竟什麼都想到了！

賊 各種好物都來勿庸偷我底法術不會無用麼？

埃 你底法術已無用了。

斯 我主人底智慧足供我們底一生了。

[一個恐慌的人登場，跪於埃葛邁而叩首。]

男 主呀，我們懇願你，人民請求你。

[埃葛邁及乞丐等裝神底姿勢而坐着不響。]

男 主呀，可怕呵。(乞丐等仍舊不響)當你們晚上步行底時候可怕呵。晚上在沙漠底邊際可怕呵。看見你們底兒童死了。

埃 在沙漠中？幾時看見我們的？

男 昨夜，主呀。昨夜你們很可怕呢。在幽冥中你們真可怕呢。你們底手伸出去摸索。你們

探着這市。

埃 你說昨夜麼？

男 在晦冥中你們真可怕呵！

埃 你自己看見我們的麼？

男 是，主呀，可怕得很。兒童們也看見你而死了。

埃 你說你看見我們？

男 是，主呀。不像你們現在，但是別有一副模樣的。我們懇求你，主呀，別在晚間步行。你們在晦冥中真可怕。你們——

埃 你說我們出現不是像現在底樣子。是那一種樣子出現呢？

男 別樣的，主呀，別樣的。

埃 但是你看見怎麼樣呢？

男 你們都是綠的，主呀，都是綠的在晦冥中，好像你們平常在山中都是岩石。主呀，我們

見你如人間底肉身是不要緊的，但是看見岩石走路真是可怕呢，真是可怕呢。

埃 那就是我們出現底樣子你所看見的麼？

男 是，主呀。岩石決不會走的。當兒童看見底時候，他們不知所以然。岩石決不會在晚上走的。

埃 近來有疑惑底人。他們已經滿足麼？

男 主呀，他們已經怕了。可憐我們，主呀。

埃 懷疑是罪呢。決相信去罷。

〔男去。〕

斯 他們看見什麼，主人？

埃 他們看見他們自己底恐怖心跳躍於沙漠中呵。他們看見有些綠的東西在陽光沒後，於是有些兒童告訴他們說那就是我們呢。我不

知道他們看見什麼。他們究竟看見什麼呢？

奧 有些東西從沙漠到這邊來，他說。

斯 從沙漠來的究竟是什麼呢？

埃 他們是愚民呵。

奧 那人顏色蒼白看見可怕的東西了。

斯 可怕的東西？

奧 那人底顏色是遇到有些可怕的東西過了。

埃 恐嚇他們的只有我們，而他們底恐怖做成他們底呆笨。

[一僕持火把或燈籠入場，擺於容器上。退。]

薩 現在我們且看女兒底容貌，他們來擺盛饌的。

姆 乞丐不會有過這一種時候呢。

埃 傾聽！他們來了。我聽見足音。

薩 舞蹈底女兒！他們來了！

賊 沒有笛聲，他們說有音樂同來呢。

阿 多少重的鞋他們穿著；他們的聲音好比石底足。

薩 我不喜歡聽他們底重足音。到我們這裏來舞蹈必須輕底足呢。

埃 我不對他們笑如果他們不嫵媚。

姆 他們來很慢。他們應該來得涇捷呢。

薩 他們應該隨來舞蹈呵。可是足音全似重棒底足音。

奧 (大聲，殆如唱歌底樣子。)我恐怖，一種舊恐怖和前兆。我們在七神底面前做過惡事。我們是乞丐應該仍舊是乞丐。我們棄去我們底行業而招自身底破滅。我再不能壓服我底恐怖了；這種恐怖將馳逐而叫喊呢；將從我處逃出而叫喊，好比從死市中，逃出來的一隻狗呢；因為我底恐怖已經看見災害而知道有惡事要來了呢。

斯 (粗聲) 主人!

埃 (起立) 喂, 喂!

[他們聽。無人說話。石鞋聲進來。一縱例, 從後方面右邊底門進來七個綠人, 連手和面皮都是綠的; 他們穿綠石底鞋; 他們走時兩膝離得非常開, 好像因為數百年間打着盤坐底緣故; 他們底右手或無名指向上指, 右肘放在左手上; 奇怪地彎曲。到舞台半中而左旋周。他們通過現在在恐怖狀態中底乞丐面前, 就中六人以前底姿勢而坐下, 以背向觀者。首領立著, 依舊屈身。]

阿 (當他們左轉時發喊) 山底神啊!

埃 (粗聲) 別響! 他們因光綫而眼昏。也許不看見我們呢。

[首領底綠人以無名指指提燈——燈光轉綠。六個坐學首領突出無名指一個一個指七個乞丐。當時乞丐等一個一個都依次返於元位而足相組合, 他底右手堅硬而和無名指上伸, 眼中來一種可怕底凝視。以這一種姿勢乞丐坐着不動, 有一種

綠色底光照他們底顏，神走出。]

[立即市民等進來，有些拿食物和菓子。一人撫一個乞丐
處手于是再撫別個。]

市民 他們冷的；他們變爲石了。

[都伏下，以額觸地板。]

一人 我們曾懷疑他們。我們曾懷疑他們。
他們已變爲石了，因爲我們曾懷疑他們。

別一個 他們是真神呢。

一同 他們是真神呢。

——幕——

(全劇完)

光輝的門

光輝的門

人 物

捷姆 一個已故底夜竊
皮爾 全上 } 二個都是死人

場 所

沈寂的地方

時 候

現 代

〔‘沈寂的地方’，散滿大的黑岩石和不封口底麥酒瓶，而麥酒瓶散得非常多。後方大的平板花崗岩底壁，壁中有天門。〕

門是黃金做的。]

[在“沈寂的地方”下是一個深淵，有星懸垂着。]

[幕揭開，捷姆表示有困疲的樣子，拔去一個麥酒瓶底木塞。於是他緩緩搖瓶而用非常的注意。這樣說明瓶也是空的，微細而不愉快的笑聲從遠方聽到。這種笑聲和合於這種笑聲底伴奏，一直重複連續到閉幕。有塞底瓶被發見放在岩石後面，還有許多的瓶從空中不絕地落來，在捷姆底手所能夠及底地方。統統看來是空的。]

[捷姆拔幾個瓶底塞。]

捷 （注意地打量一個瓶底重） 那個是瓷滿的。
(看也是香的和其餘一樣)

[有歌聲從左方進來。]

皮 （從左手進來，眼上有一點彈丸痕，唱歌。） 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 the waves(急止)
怎麼，哈囉，這裏有麥酒。(一看是空的；看遠方及下面，)
我對那些懸在那邊底美觀的大星和這些岩層有

些討厭了。我一直以來是沿着此壁走的呢。噯，一定已經有二十四小時了，從那個家主射殺我以來。他實在不用做射殺我底事情，我也不會想去傷害那個僮漢。我不過要他一點銀錢而已。真覺得滑稽，在那個時候。哈囉，一道門。怎麼，那是天門。很好，很好。這樣那都不差。(暫時向上方看) 否，我不能夠爬上那堵壁。怎麼，天沒有頂呢。上去，只愛高上去。(叩門而等候)。

捷 那處不是我們去的地方呢。

皮 怎麼，哈囉，此地也有僮漢。怎麼，會有人把他絞殺的。怎麼，怕不會是從前底捷姆！捷姆！

捷 (討厭地)哈囉。

皮 怎麼，捷姆！你到此地有多時呢？

捷 我一向在這裏的。

皮 怎麼，捷姆，你不記得我麼？怎麼，你會

教皮爾去挖銷在許多年以前當他是一個小孩兒底時候，不會學一點商賈的事情，沒有一文錢營生，也決不會有的，除出爲你之外，捷姆。(捷姆漠然地凝視)我決不忘記你，捷姆。我強入過許多人家。也曾入過一份大戶人家。到了市外去，你知道的，實在有大家。我也有了許多錢，捷姆，所有知道我底人都尊敬我。我成一個市民，捷姆住在我們市中央。到了夜間，坐在火爐旁，我常常對自己說“我也有捷姆底手腕”。但是我實在沒有，捷姆。我沒有像你會攀登。而且我不能夠像你在軋轉的梯子上走，當四圍靜寂而家中有狗的，或者有小的發聲物散著的，或者門一觸著就會響的，或者有病人在樓上你不知道，他沒有事情做而單來聽你，因爲她不能夠睡着呢。你還記得小皮爾麼？

捷 那必定是別處底言語了。

皮 是，捷姆，是。“下底世界。”

捷 但是這裏，除出這裏沒有別處了。

皮 我決不會忘記你，捷姆。我雖在教會中像其餘一般地刺刺誦念着，但所有底時候，都想到你在普脫納底小房中，一個人一手握手槍，一手持蠟燭，到處搜尋你，而你差不多和他一塊兒走底事情呢。

捷 所謂普脫納是什麼？

皮 啊，捷姆，你不記得麼？你不記得有一天你會告訴我一種營業麼！我十二歲，正當春天，市外所有五月花都開著呢。我們破壞新街二十五號這份人家。第二天我們看見那個家主底肥胖，呆笨的面孔。已經是在三十年以前了。

捷 所謂年是什麼呢？

皮 呵，捷姆！

捷 你看在這裏什麼希望都沒有的。什麼

希望都沒有，那就是沒有所謂未來。沒有所謂未來，也就沒有所謂過去了。這裏是只有現在底地方。我告訴你我們已被粘着。像年這種東西此地沒有的。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皮 精神請提起來，捷姆。我想著那句成語了，說是：“汝曹入於此處者，捨去一切的希望呵”。我也常常去學習成語的；因為句子非常文雅呢。那個叫做莎士比亞底東西專造這種句子的。但是沒有一點意思的在這種句子裏面。當你要說“你”底時候而稱爲“汝”有什麼用處呢？別去想成語罷，捷姆。

捷 我告訴你沒有希望在這裏呢。

皮 請提起精神，捷姆。希望非常多呢，可不是麼？（提天底門）

捷 噯，所以他們要這樣緊閉呢。他們不使我們有一點希望呢。是呀。我從你說話以來，現

在重新又記起“地”來了。地正和這裏相同的。愈取得多的人，愈不使你有一點呢。

皮 你如果聽到我有什麼東西帶來底話語，定能活潑一點呢。喂，捷姆，你會得到些麥酒麼？怎麼，麥酒你已有了。怎麼，你應該快活起來呢，捷姆。

捷 所有底麥酒你即使要再去看一遍。統統都是空虛的。

皮 (從他所坐底岩石上略爲立起身來。以指指捷姆當他起來時；非常高興。)怎麼，你曾是說這裏種沒有希望底人呵，可是你想尋出麥酒來在各個瓶中你所揭開的。

捷 是的；我有一天曾希望去尋出一滴麥酒來，但是我知道我是無效的。他們底奸計也許不只有一次呢。

皮 你會試過了幾瓶呢，捷姆？

捷 呵，我不知道。我始終做這件事情，盡我底速度所能夠的，一直以來——一直以來——（沈思地以手撫頸又伸手到耳旁）噯，一直以來，皮爾。

皮 你爲什麼不止的？

捷 我過於口渴呢，皮爾。

皮 你想我有什麼東西帶來，捷姆？

捷 不知道。沒有一點東西會有用處呢。

皮 （又當別一個瓶明白牠是空的）那笑的是誰，捷姆？

捷 （似吃驚於這個發問底樣子，很響而著力地。）那笑的是誰呢？

皮 （有一點疑惑自己曾發了一個呆問麼底神氣）是一個朋友麼？

捷 一個朋友？——（笑）（以前底笑和此笑相連合而高起來繼續下去）

皮 啊，我不知道，但是，捷姆，你想我有什麼東西拿來？

捷 不論他是什麼，不會與你有一點好處呵。就是十磅紙幣也是無益的呢。

皮 這個要好於十磅紙幣，捷姆。捷姆，試想想看，捷姆。你不記得我們常常用以破金庫底方法麼？你沒有一點記得麼，捷姆？

捷 噯，我現在新有些記起來了。是常用於夜間的。還有極大的黃色光。於是一個走進於光底後面而揭開迴旋門。

皮 是的，是的，捷姆。那是溫寧爾盾底Blue Bear店。

捷 是的，而且那間房中佈滿金色的光線。房中有麥酒，麥酒之中也發光，還有幾瓶顛倒於櫃上，其中也發著光。還有一個黃髮底少女立在

那邊。她現在定立於那扇門底那邊，在天使中而燈光照于她的髮上，如果其中有一個嘲笑她一定有從前底微笑現於口上而使她綺麗的牙齒發光呢。她必定接近於寶座；在 Jane 中是沒有一點壞處的。

皮 噯，在 Jane 中決沒有一點壞處的，捷姆。

捷 呵，我不要見天使，皮爾。但是如果我再能夠見 Jane（指笑聲方面）不論幾時當我要哭底時候，他愛怎麼笑就怎麼笑。此地哭不來。你知道的，皮爾。

皮 你定能再會她呢，捷姆。

[捷姆沒有什麼興味於這個回答中；他眼向下面再做他底工作]

皮 捷姆，你一定能夠再會她。你想到天國裏去，想不想？

捷 (眼不向上) 想的!

皮 捷姆。你知道我有什麼東西帶來麼, 捷姆?

[捷姆沒有回答困倦地繼續工作。]

皮 你記得那扣金庫麼, 捷姆, 我們用怎樣的“老硬果鉗”去敲開他, 使他們如破胡桃一般呢?

捷 (繼續工作, 困倦地,) 又是空的。

皮 噯, 我把老硬果鉗帶來呢。我拿在手中正當我死底時候, 他們讓我拿著。他們以為這是對於我犯罪底一種好證據。

捷 在這裏一點沒有用處呵。

皮 我要挖入於天國中去呢, 捷姆。於是你也同我一道來, 因為你教我這種營業呢。如果我也知道無論是誰遺在外面, 我雖在天上不能像那些天使那樣的愉快。我不是像那些東西的。

[捷姆繼續依舊作事。]

皮 捷姆，捷姆。你將在那邊會到 Jane 呢。

捷 你決不能夠通那座門呢，皮爾。你決不能夠做。

皮 他們不過是金呵，捷姆。金也像鉛的軟呢。老硬果鉗即使鋼也容易做呢。

捷 你決不能夠做這事，皮爾。

[皮爾向門放一岩石，登於岩石上而手及於筵以弄之。此處有用底器具，是Egg—whipper，捷姆困倦地繼續他底工作。當皮爾做著底時候，岩底破片和令的螺旋落於地板上來。]

皮 捷姆！老硬果鉗遇於這個和沒有東西一樣呢。這個遇到老硬果鉗正同乳餅一樣的呢。

捷 他們看見不使你做這事呢，皮爾。

皮 他們不知道我有什麼東西帶來。我敲進門去好比乳餅一樣呢，捷姆。

捷 假使這門有一哩厚。假使這門有百萬哩厚。假使這門有十億哩厚。

皮 不會有的，捷姆。這門有好像向外開底樣子呢。最厚如過於四時，他們不能向外開呢，雖是一個大僧正也開不開的。他們一定討厭呢。

捷 你記得我們有一回打破那空大的金庫呵，其中只有些石炭呢。

皮 這個不是倉庫，捷姆，這個是天呵。其中定有從前底聖者使他們底後光照着而眩耀，像冬令夜間底窗子一般。（軋，軋，軋。）於是天使相親密好像燕子當他們要出去的前先郡集於農家底屋頂一般。（軋，軋，軋。）於是果園中滿園是蘋果盡你所能夠看到底地方，於是有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斯河如聖經中所寫著的；於是有黃金市，

爲喜歡這種東西底人起見，滿佈着珍奇的寶石，但是我對於市和寶石有些倦了。(軋，軋，軋。)我要到有果園的野坂中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底沿邊。如果我底老母在那邊我也不以爲奇呢。她對於我所做底營業是不大贊成的(軋，軋。)但是她對於我是一個好母親。我不知道天上是否也要一個好母親，她對天使必須親切，而坐著的他們笑當他們唱歌時候，安慰他們倘使他們不幸了。如果他們讓所有底善人都進去那末她也在那裏是很對的。(忽然地)捷姆！他們不會把我弄上去以反對我底母親，他們會不會？那是不公平的呢，捷姆。

捷 這個正像他們要做的呢。非常像呢。

皮 如果在天上有一杯麥酒可飲，有一碟肝臟和葱可食，有一支煙可抽，她必定爲我做來當我到底時候。她很知道我底行爲很奇異的；又

知道什麼是我所喜歡的，她又很知道什麼時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時常爬入不論那間屋底窗子內而她總回回曉得這個是我。(軋，軋。)她恐怕也知道這個是我，現在在門外的，捷姆。(軋，軋。)其中恐怕都是光底炫耀，而在我未慣以前很難認到是她呢……但是我知道她在百萬底天使中。在地上沒有像她底人，天上恐怕也不會有呢……捷姆！我鑿通呢，捷姆！再旋一週，老硬果鉗底工事完畢了！搖動呢！搖動呢！在我這個底感覺很明白呢。捷姆！

[未幾有門鎖跌落底聲音；門搖開一吋的樣子，被岩石所止住。]

皮 捷姆！捷姆！我已鑿開了，捷姆。我已把天門鑿開了！來幫我。

捷 (暫時口嘴敞開而向上一看。於是悲觀地搖頭而再去拔瓶塞。) 又是一個空虛的。

宿店底一夜

宿店底一夜

人物

司各脫窩爾脫司克(通稱托夫)一個零落的紳士

威廉約翰(通稱皮爾)

阿爾般脫安麥司

捷可帛司密司(通稱司尼乾司)

克來舒之第一僧

克來舒之第二僧

克來舒之第三僧

克來舒

佈 景

開幕爲宿店中底一室。司尼乾司與皮爾正在談話，托夫看報紙。阿爾般脫坐在稍遠的地方。

司尼乾司 究竟他底意思是怎樣呢？

皮爾 不知道。

司尼乾司 而且在此地把我們關到幾時呢？

皮爾 已經宿了三天了。

司尼乾司 不見有一個人影來。

皮爾 當他租了這處店，悔氣我門用去許多錢。

司尼乾司 這店要租到幾時呢？

皮爾 這個那裏曉得。

司尼乾司 真是冷靜得很。

皮爾 托夫，你要租到幾時呢？

[托夫依舊談遊藝的新聞；沒有注意到他所說的話。]

司尼乾司 他真是一個聞名的托夫。

皮爾 可是他確實是個聰明人。

司尼乾司 所謂聰明人就是一般亂做事情底乞丐。他們底計畫果然很好，但是他們不去實行，所以他們把事情弄成一團糟，要比你或者我還要不好呢？

皮爾 啊！

司尼乾司 我不喜歡這種地方。

皮爾 爲什麼呢？

司尼乾司 我不喜歡看這種樣子。

皮爾 他把我們留在這裏，因爲在這裏，那些黑奴找不着我們呢。那三個異教僧這樣極力地搜尋我們。但是我們要快些出去把我們底紅寶玉去賣脫呵。

阿爾般脫 不必擔憂。

皮爾 爲什麼呢，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因爲我在赫爾乘那些黑魔底隙而逃出的。

皮爾 你乘他們底隙，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乘隙，他們三個人。就是額上嵌有金點的。那時我拿着紅寶玉，而在赫爾乘隙而逃了。

皮爾 爲什麼做這件事情的，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我拿着紅寶玉，於是他們都跟着我——

皮爾 誰告訴他們的你有紅寶玉？你總不拿出來看呵。

阿爾般脫 否——但是他們有些知道的。

司尼乾司 他們有些知道的，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是的，如果你有這個東西他們

是知道的。因此他們跟了我來，我告訴警察，可是警察說，啊，他們不過三個貧乏的黑奴，無害於你的。啊！我一想到他們在邁爾拖怎樣對付可憐的捷姆這件事，真是可怕吓。

皮爾 是的，又當我們出發前在龐培對付那個喬治。

司尼乾司 啊！

皮爾 你爲什麼不把他們送該警察的呢？

阿爾般脫 你想把紅寶玉怎樣呢，皮爾？

皮爾 啊！

阿爾般脫 是的，我會好好的做了一番。我在赫爾踱來踱去地走着。走得非常緩慢。於是轉過一個彎，我就起快步了。凡是看到一個彎我就彎進去。但是有時候我却不轉彎要弄得他們沒頭腦。我好像野兔一般地迴旋。於是坐着等。不見有僧侶來。

司尼乾司 什麼？

阿爾般脫 不見額上嵌有金點底邪教的黑魔來。我就乘隙而逃呢。

皮爾 做得好，阿爾般脫！

司尼乾司 (一種滿足底嘆氣)爲什一向不告訴我們的？

阿爾般脫 因爲托夫不願使你們說出來。他有他底計畫，而以爲我們都是呆頭。凡事必須照他底意思做。在那個時候，我只管乘他們底隙。如果不是我在赫爾地方乘隙而逃去，他們當中底一個，早已將彎刀刺殺托夫，也未可知呢。

皮爾 做得好吓，阿爾般脫。

司尼乾司 你聽見麼，托夫？阿爾般脫乘他們底隙而逃呢。

托夫 變，聽見的。

司尼乾司 那末，你以爲怎樣呢？

托夫 啊——做得好吓，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那末你打算怎麼辦呢？

托夫 打算等着。

阿爾般脫 不知道打算等什麼呢。

司尼乾司 一個討厭的地方。

阿爾般脫 真是做呆子，皮爾。我們底錢都用光，要去賣却這塊紅寶玉呢。讓我們到市裏去罷。

皮爾 但是他未見得肯去呢。

阿爾般脫 那末讓他留着罷。

司尼乾司 我們只要不走近到赫爾地方去就不要緊。

阿爾般脫 到倫敦好了。

皮爾 但是他必定要照分呢。

司尼乾司 那自然不差。只要快些走罷。
(向托夫)我們想走呢，你聽見麼？紅寶玉給我們

罷。

托夫 知道了。

[他從背心袋內拿出一塊紅寶玉來給他們：如小的雞卵一般大。]

[他再讀新聞紙。]

阿爾般脫 走呵，司尼乾司。

[阿爾般脫與司尼乾司退場。]

皮爾 再回罷，老阿哥：你底一股一定分給你，但是在此地無事可做呢，沒有女子，也沒酒店，可是我們必須賣却這塊紅寶玉。

托夫 我不是阿呆呢，皮爾。

皮爾 不，不，自然不是。你自然不是，況且爲我們出過許多力。再回。你也說再回麼？

托夫 啊，是的，再回。（依舊讀新聞紙，皮爾退場。）

[托夫把一手槍放在他旁邊底桌子上，於是再讀新聞。]

司尼乾司 （氣絕地）我們回來了，托夫。

托夫 回來了？

阿爾般脫 托夫——他們到此地是怎樣來的？

托夫 他們自然是走來的呵。

阿爾般脫 但是有二百四十里呢。

司尼乾司 你已知道他們到此地麼，托夫？

托夫 想來此刻要到呢。

阿爾般脫 二百四十里！

皮爾 托夫哥——我們怎麼辦呢？

托夫 去問阿爾般脫。

皮爾 他們能夠做這樣的事情，除出你能夠救助我們以外，沒有別人了，托夫——我一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人。我們不再做呆子了。我們都服從你，托夫。

托夫 你們都很膽大很有力量。世間能夠從那個偶像頭上去偷紅寶玉的眼睛底人實在不

大多，而且是像那一種面目可怕的偶像，和那樣的晚上。你們膽大得很，皮爾。但是你們三個都是呆子。捷姆一定不聽我底話語的，此刻他在什麼地方呢？還有喬治，那些人對他怎麼樣？

司尼乾司 別說了，托夫！

托夫 這樣，那末，你們底力量是無用的了。你們所要的是智慧；否則他們將以對付喬治和捷姆底方法對付你們呢。

一同 奧！

托夫 那些黑奴僧將年年跟隨你們繞遍這世界，一直等到他們得到偶像底眼睛為止呢。如果我們拿着紅寶玉而死了，他們一定還要追隨到我們底孫子呢。那個呆子，以為在赫爾市中，迴跑了三條街，就可以避開他們了。

阿爾般脫 一點兒不差，你沒有避開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到此地呢。

托夫 我早推想着是這樣的。

阿爾般脫 你早推想着！

托夫 是的，我想社交界底新聞紙上沒有廣告登出來的。但我特別爲接待他們起見，已把這個別莊租定了。如果你掘下去還有許多的房子；一個很舒服的場所，而最要緊的，就是隣近沒有住家。所以我今天下午在家內等待他們，

皮爾 啊，你是一個狡猾的東西。

托夫 可是不要忘記，在你們和死底中間，只有我底智慧呵，而且不要用你們底無益的策略去反對那受過教育的紳士底計畫。

阿爾般脫 如果你是一個紳士，爲什麼你不離開像我們這一等人，而到紳士隊中去入夥呢？

托夫 因爲我在他們中間太聰明，正和我在你們中過於聰明一樣呢。

阿爾般脫 在他們中間太聰明？

托夫 我一生在骨牌上沒有輸過。

皮爾 你沒有輸過？

托夫 凡是賭錢的時候。

皮爾 啊，啊。

托夫 玩一次撲干牌麼？

一同 否，謝謝。

托夫 那末照現在所說的去做罷。

皮爾 很好，托夫。

司尼乾司 此刻我看見有些東西。不是把
窗簾放下好麼？

托夫 否。

司尼乾司 爲什麼？

托夫 不要放下。

司尼乾司 啊，不差。

皮爾 但是托夫，他們看得見呢。凡人都不

願使敵人看見呵。我不明白爲什麼——

托夫 噯，自然你不明白的。

皮爾 啊不差，托夫。

[一同都把手槍拿出來。]

托夫 (把他自己底手槍拿去) 請不要用手槍。

阿爾般脫 爲什麼不要？

托夫 因爲在我們底會合中不可有一點聲音。否則連未曾請過底客人也許會來呢。至於小刀，那是另外的了。

[一同拔出小刀。托夫給他講一個信號教他們慢點拔出來。托夫此時已將紅寶玉取回。]

皮爾 我想他們已來呢，托夫。

托夫 還未。

阿爾般脫 幾時來呢？

托夫 當我完全預備好去接待他們底時候。在未預備好以前不會來的。

司尼乾司 我願快一點弄好呵。

托夫 你願快一點？那末我們現在就着手罷。

司尼乾司 現在？

托夫 是的。聽我底話。照我所做底樣子去做。你們都裝一種要到外面去底樣子。我將樣式做該你們看。我拿着紅寶玉。他們看到的只有一個人，就會來取還他們底偶像底眼睛呢。

皮爾 他們如何能夠知道我們中間那一個拿着紅寶玉呢？

托夫 這個實在我也不曉得，不過他們似乎好像知道的樣子。

司尼乾司 他們進來底時候你將怎樣？

托夫 不做什麼。

司尼乾司 什麼？

托夫 他們一定從我背後溜進來。那時我

底朋友司尼乾司和皮爾以及乘隙逃來底阿爾般脫總會各盡所能做點事情罷。

皮爾 不差，托夫。請放心。

托夫 如果你們緩慢一點，你們將再見捷姆崩時所有底愉快的光景呢。

司尼乾司 不要說了，托夫。我們不要緊呢，

托夫 很好。那末請留心看我。

[托夫通過窗前而走到通內室底右手門口；把門向內器開。於是乘開着的門而馳入室內，再將門關閉，留在裏邊，而好像已經外出底樣子。他給信號於其他三人，三人都了解。於是他表示以同樣底方法而再入室內底樣子。]

托夫 現在我且背門而坐着。你們一個一個出去，一直到得可以使他們看見底地方。須蹲伏得極低到那邊去。不要被他從窗門裏看出來看見你們。（皮爾假裝出去底樣子）請記牢，不要用手

槍。那些警察都有追究性呢。

[其餘兩人跟在皮爾後面走，三人都潛伏於右手底門內。
托夫將紅寶玉放於在他旁邊底桌上。以火點捲烟。]

[後方底門非常緩慢地開開來，差不多看不出是那個時候始開的。托夫拿起新聞紙。]

[印度人一名，以椅子爲遮蓋而非常緩和地沿着地板蜿蜒地進來。他於托夫所在底左方移動進來。三個水夫都在右邊。司尼乾司與阿爾般脫屈向着前方。皮爾底手膊握住他們。一把靠手椅，隱蔽三人，而使印度人不看見。黑色底僧人走近托夫底地方去。]

[皮爾偷看後面有沒有人再來了。於是他獨自跳向前面來(他已將鞋脫去)而刺僧人。]

[僧人要想喊叫，但皮爾底左手已掩住他底口。]

[托夫依舊翫遊藝的新聞紙。不曾向周圍去看。]

皮爾 (低音調) 只有一個呢，托夫。怎樣辦呢？

托夫（頭沒有轉向）只有一個？

皮爾 是的。

托夫 等一會兒。讓我想一想。（依舊好像專心在新聞紙上底樣子）啊，是的。你回去，皮爾。

我們必須再引誘另外一個客人呢。你預備好麼？

皮爾 是的。

托夫 很好。這回我將在夏克西耶邸中崩去了。你必須代我接受客人呢。

[托夫跳起來到從窗門上完全能夠看見那樣的高，撿起兩手，而倒在地板上，接近於已死底僧人。]

托夫 預備好了。（他底兩眼閉斃。）

[很久地停一會兒。門再展開來，而非常緩慢。另一個僧人匍匐進來。他額上有三顆金點。向四圍一看，於是他爬到他底同伴身邊來，把屍身反轉，而將他緊握着的兩手展開來觀看，於是他看橫臥的托夫，於是他聽近到托夫底身邊去。]

[皮爾隱隨僧後，照以前底樣子刺殺他，而以左手掩於脣

底口嘴上。]

皮爾 (低聲) 只得到兩個呢,托夫。

托夫 還有一個。

皮爾 怎麼辦呢?

托夫 (坐起來) 哼。

皮爾 這恐怕是最好的方法了。

托夫 這何足道。決不以同樣的手段做兩回呢。

皮爾 爲什麼呢,托夫?

托夫 做兩回是不成功的。

皮爾 啊?

托夫 有了,阿爾般脫。你走進房內來。照我做給你看過底方法去做。

阿爾般脫 知道了。

托夫 跑到此地來,在這首窗門的地方,與這兩個人交戰。

阿爾般脫 但是他們——

托夫 是的，他們已經死了，銳敏的阿爾般脫呵。但是皮爾與我要使他們發生轉來呢——啊，來了。

[皮爾把一個屍體在兩腕下抱起來。]

托夫 那不差，皮爾。（與皮爾同樣地抱屍體）來幫助我們，司尼乾司。（司尼乾司出來）伏下去，伏下去。搖動他們底手，司尼乾司。自己底身體別露出來。啊，阿爾般脫，你倒下去。阿爾般脫死去了。你回進去，皮爾。回去，司尼乾司。別響，阿爾般脫。他們進來的時候，務必不要動。一根筋肉都不可動。

[窗門現出一個人底面孔來，暫時不動。於是門展開，第三僧狡猾地向四面一看而進來。他看他同伴底屍體而旋轉牠。有些疑惑的樣子。他拾起一把小刀，於是兩手各拿一把，背牆而立，他向左右觀看。]

托夫 出來，皮爾。

[僧人急向門口去。托夫從後面以刀刺第三僧。]

托夫 好一天底工作呢，諸君。

皮爾 做得好極，托夫。啊，你真是一個有知慧的人。

阿爾般脫 如果有所謂有智慧的人，那就是你了。

司尼乾司 此外再也沒有人來呵，皮爾，還有麼？

托夫 此世已經沒有呢，諸位。

皮爾 噯，都在這裏了。在那個寺館中只有三個人。三個和尚以及他們底討厭的偶像。

阿爾般脫 這個值多少錢呢，托夫？可值一千鎊麼？

托夫：這個底價值等於所有各處店中底貨物合算起來底數目。就是等於我們要想討價底

價錢。

阿爾般脫 那末我們已經成爲大富了。

托夫 是的，而且有一件比此還好底事情，就是再沒有人做我們底後繼的人呢。

皮爾 立刻去賣出爲妙呢。

阿爾般脫 那沒有這樣容易。這個如果最小一點而有五六顆，那真好了。偶像上面另外還有麼？

皮爾 沒有了，那個全身都是綠玉的，只有這一隻眼。他把這個嵌在額上底中部，而爲世間最難看底東西呢。

司尼乾司 我以爲我們都應該謝謝托夫。

皮爾 認真應該的。

阿爾般脫 如果沒有他的話——

皮爾 是的，如果沒有托夫哥……

司尼乾司 他是一個智慧者。

托夫 噯，你看，我恰像有一種預知事物底妙用呢。

司尼乾司 我以爲你是這樣的。

皮爾 噯，我以爲不會有一件事情不是我們底托夫所預知的。有麼，托夫？

托夫 噯，這種事好像沒有的，皮爾。這種事好像不大會有的。

皮爾 所謂人生，在我們底托夫哥手裏，無非好像是骨牌底一局呵。

托夫 是的，因此打破這幾個人底詭計。

司尼乾司（走向窗門去）這個不要被什麼人看見才好呢。

托夫 啊，沒有人會到這裏來的。只有我們在這塊曠野上呢。

皮爾 把他們搬到那裏去呢？

托夫 埋在地穴中，但是不要着急。

皮爾 那末以後怎麼樣呢，托夫？

托夫 怎麼，那末我們到倫敦去而確定紅寶玉底事情呵。我們把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呢。

皮爾 我想我們應該要做底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辦一點夜飯給托夫哥吃呢。到晚上我們再埋葬這幾個人。

阿爾般脫 是的，這樣很好。

司尼乾司 這事最要緊呵！

皮爾 於是我們一同祝他底健康。

阿爾般脫 真是一個好托夫！

司尼乾司 他應當做一個大將或者一個內閣總理呵。

[他們從櫃上拿下酒瓶來，等等。]

托夫 噯，我們已經做過足以得一餐夜飯底勞動了。

[他們坐下。]

皮爾 (拿着杯)這一杯祝我預知萬事底托夫
哥!

阿爾般脫與司尼乾司 我們底好托夫!

皮爾 救我們底生命，成我們底財產底托
夫。

阿爾般脫與司尼乾司 不差!不差!

托夫 祝皮爾底健康，今晚救我兩次底生
命。

皮爾 要是沒有你底智慧，什麼事都不能
做呵，托夫。

司尼乾司 不差!不差!不差!不差!

阿爾般脫 他是預知萬事的。

皮爾 請演說一番，托夫。我們大將底演
說。

一同 是的，請演說。

司尼乾司 演說呵。

托夫 喂，請給我些水。這種韋司克酒對於我底頭腦太利害，我必須保持牠底冷靜一直到這幾個人安然納入於地穴中才行呢。

皮爾 水？噯，自然。給他些水，司尼乾司。

司尼乾司 我們在此地沒有用水。到那裏去拿呢？

皮爾 走到園那邊去。（司尼乾司走出）

阿爾般脫 祝我們底未來！

皮爾 祝阿爾般脫安麥司君底健康。

阿爾般脫 以及威廉約翰君。

〔司尼乾司再入場，現恐懼的神氣。〕

托夫 哈囉，治安審判官捷可帛司密司君別名司尼乾司的回來了。

司尼乾司 托夫，我想着那塊紅寶玉我所應得底一份呢。我不要牠了，托夫；我不要牠了。

托夫 瞎說，司尼乾司。瞎說。

司尼乾司 你拿去好了，托夫，你自己去拿去好了，只要說一聲司尼乾司對於這塊紅寶玉是無份的，請說一聲，托夫，請這樣說一聲呵！

皮爾 你要做一個告發人麼，司尼乾司？

司尼乾司 否，否。只是我不要紅寶玉而已呵，托夫……

托夫 別再瞎說了，司尼乾司。我們對於此事都有關係的。如果一個人犯絞罪，我們都是絞罪呢；但是他們不至於會以機巧來欺我們呢。而且這也不是犯絞罪底事情，他們都拿着刀呢。

司尼乾司 托夫，托夫我一向極相信你的，托夫。我是常常說，“給托夫一個機會”底話的。請拿回我一份，托夫。

托夫 爲什麼緣故？你要想怎麼？

司尼乾司 請拿回罷，托夫。

托夫 請告訴我，你要想怎樣？

司尼乾司 我不再要我底一份了。

皮爾 你遇到警察麼？（阿爾般脫拔出小刀）

托夫 不，不要拿刀，阿爾般脫。

阿爾般脫 那末怎樣呢？

托夫 請將老實話說出來罷，除出紅寶玉之外。我們都被襲擊了。

司尼乾司 沒有警察呢。

托夫 噯，那末，爲什麼緣故呢？

皮爾 說出來呵。

司尼乾司 我對上帝發誓……

阿爾般脫 噯？

托夫 別間斷他的話。

司尼乾司 我敢發誓我確實看到我所不願看底東西呢。

托夫 你所不願看底什麼東西？

司尼乾司（流涕）啊，托夫，托夫，請拿回

罷，拿回我底份兒罷。請你說一聲你已拿回了底話罷。

托夫 他看見什麼東西呢？

〔如死一般的靜寂，只有司尼乾司底啜泣聲，於是聽到足底聲音〕

〔一個可怕的偶像走進來，盲目的而以手摸路，摸到紅寶玉底地方，而把紅寶玉取起，再嵌入於額上底孔中。〕

〔司尼乾司依舊靜靜地哭泣；其餘的都恐慌而凝視着，偶像步行而出，不用摸索了。足音移向遠方去，於是停止。〕

托夫 啊，天阿！

阿爾般脫 （好像孩兒要哭泣的一種聲音）這是什麼，托夫？

皮爾 阿爾般脫，這就是那個污穢的偶像（低聲）從印度來的。

阿爾般脫 已經去了。

皮爾 已經把牠底眼珠拿去了。

司尼乾司 我們已不要緊了。

一種從遠方來的聲音。（以外國人樣子的調子）

船員威廉約翰。

〔托夫不講話，也不動，只是恐慌而呆視着。〕

皮爾 阿爾般脫，阿爾般脫，這是什麼聲音？

〔他起來而走到室外去，聞得一聲哀吟，司尼乾司走向窗門去。他像病人一般向後倒下。〕

阿爾般脫 （低聲）什麼事？

司尼乾司 我曾看見呢。啊，我曾看見這個東西呢。

〔他回到桌子旁邊去。〕

托夫 （把他底手非常和緩地放到司尼乾司底腕上去，
柔和而可愛地說。）是爲什麼東西，司尼乾司？

司尼乾司 我曾看見呢。

阿爾般脫 什麼？

司尼乾司 啊！

聲音 船員阿爾般脫托麥司。

阿爾般脫 我必須去麼，托夫？托夫，我必須去麼？

司尼乾司 (握住他)不要動。

阿爾般脫 (走出去) 托夫，托夫。

聲音 船員捷可帛司密司。

司尼乾司 我不能去，托夫。我不能去。不能做這個。(他走出)

聲音 船員前士族阿那爾特，哀浮來脫，司各脫，富爾脫司克。

托夫 我不會預知這事呢。(退場)

——幕——

現代戲劇叢書

| | | |
|--------|------|------|
| 幽蘭女士 | 陳大悲作 | 實價三角 |
| 張四太太 | 陳大悲作 | 實價三角 |
| 愛的革命 | 胡春冰作 | 實價三角 |
| 楊小姐的祕密 | 谷劍塵作 | 實價三角 |

世界戲劇譯叢

| | | |
|---------|------|------|
| 檀秦琪兒之死 | 田漢譯 | 實價三角 |
| 藤十郎的戀 | 胡仲持譯 | 實價三角 |
| 神與人們的戲劇 | 朱穰丞譯 | 實價三角 |
| 狗的跳舞 | 魏肇基譯 | 實價三角 |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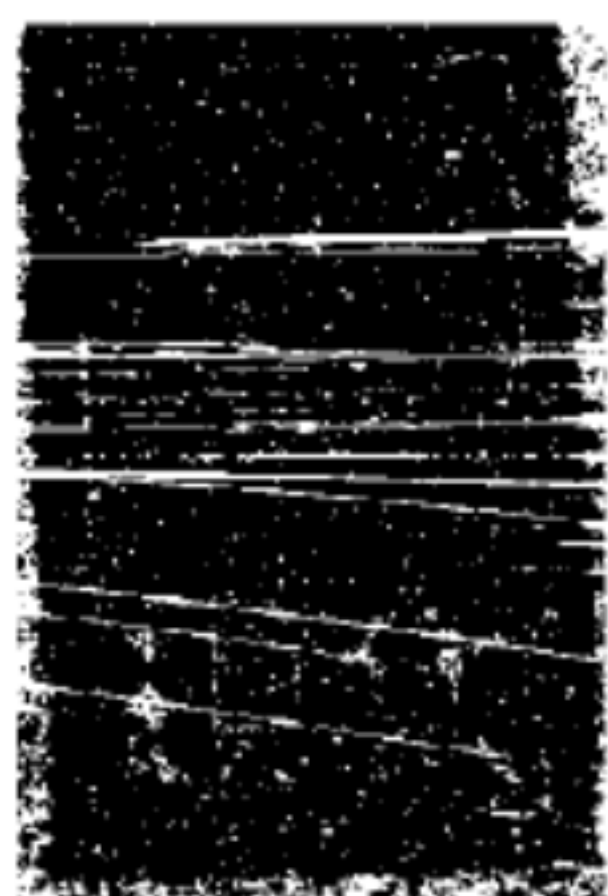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1407